

时间的脚步迈入2023年初冬，温度骤降，一个人窝在书房里发呆。掐指一算，已退休两个半春秋，顿生日暮途穷之感。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人生忽过。梦回青春华年，充满喜怒哀乐，虽没有轰轰烈烈，姹紫嫣红，但于平平淡淡中也有浪花与涟漪，忆之香甜，浪漫而温馨。

1979年，我年满十八岁，青春似火，有幸挤过高考独木桥，被六安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录取。虽不是名牌高等学府，但终究跳出了农门，成为十里八乡人们羡慕的骄子，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六安师专的两年时光，既紧张，又活泼。学习内容多，时间紧，任务重，要求严，周一至周五的上下午课程几乎排满，所以紧张。老师爱生如子，和蔼可亲，以身示范，诲人不倦；同学亲如兄弟姊妹，互相关心，娱乐嬉戏，谈笑风生，可谓活泼。其情其状，梦幻般于脑海中浮现，仿佛就在昨天。

六安师专坐落在四面环水的沙洲之上，东面紧挨老淝河，南北西三面被一大片果园包裹，仿如世外桃源，充满诗情画意，是读书学习的心仪之地。

周一至周五，吃过晚饭，太阳还挂在树梢上，我常与几位同学结伴，乘木船渡过老淝河，登上河对岸，穿过便门桥，去鼓楼街、解放路、皖西路、梅山路，或购物，或闲逛，或看电影，或买一本喜欢的文学刊物，一路勾肩搭背，叽叽喳喳，振翅摆尾，不知愁滋味。有时到九墩塘陵园散步，沐着徐徐柔风，赏晚霞烧红天际，看一叶扁舟在碧池里轻摇，目睹小鸟扇动翅膀归巢，欣赏街市华灯齐放、溢彩流光，聆听百虫鸣唱、歌声悠扬，心胸格外舒朗，真想结庐于此，修身养性，达成心乐的默契。

最诱人的是果园。阳春三月，春姑娘依次把桃李杏梨儿唤醒，粉的、红的、白的，仿佛千万只蝴蝶，争先恐后爬上枝头，跃跃欲飞，勾魂摄魄，令人目不暇

梦回河西师专

庄有禄

接，大有身置瑶台、飘飘欲仙之感。每逢下午自习课，同学们三三两两，手捧书本，不约而同地向果园进发。寻一处巴根草茂密的凸地坐下，打开书本，静静地嗅着浓浓的花香，沉浸在优美的辞章中，含英咀华，汲取营养，忘记了周遭的一切，不知今夕何夕。不知不觉光线渐暗，夜幕降临，便依依不舍地合上书本，踱回校园。

有时一个人到果园散步，脚踩柔软的细沙，嗅着醉人的芳香，沐着徐徐的和风，目视葳蕤的花草，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觉得一身轻松，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了。偶遇几只黄狗在树林里追逐嬉戏，打破了果园的宁静，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得特别开心，兴致高昂。有时遇见一条水牛在低首吃草，背上蹒着一只小鸟，东张西望，十分悠闲自在。我屏住呼吸，立在原地纹丝不动，痴痴地观赏，沉醉不已，深怕惊飞了小鸟，弄碎了悠然恬静的画面。

五黄六月，油菜和麦子开始收割，果园里的桃子、杏子和雪梨缀满枝头，随风摇曳，特别迷人。桃子的小嘴里透红，杏子浑身镀上了淡黄，雪梨的屁股染成了黄色，五彩缤纷，诱人涎水直流，恨不得伸手摘下几颗，大快朵颐，满足一下馋虫的渴望。有时见四周无人，便偷偷地拾掉掉落地上的鲜果，用褂襟擦拭几下，咬上一口，觉得酸中带甜，食之有味，便选几颗品相好的放进裤兜，带回宿舍，与邻铺分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老淝河右岸为石壁，十分陡峭。石壁下面是主河道，水流湍急，几乎每年都有游泳者命丧于此。左岸是宽阔的沙滩，一马平川，分布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沙坑。靠近主河道的大沙坑灌满了碧水，是同学们练习游泳的好地方。盛夏时节，吃罢晚饭，男同学们成群结队地向大沙坑开挖。身着泳裤，跳进碧水里，练习蛙泳、仰泳和自由泳，比谁游得快；有时扎猛子，比谁憋得时间长；有时学跳水，看谁跟头翻得高、入水时溅起的水花小……从头至尾笑语盈天，快活至极。直至夜幕拉开，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寝室，换好衣服，回到教室，在知识的海洋里泅渡。

课外活动，是同学们放松身心的好时光。有的坐在阅览室里读书看报，继续汲取玉液琼浆；有的在寝室里下象棋，杀得昏天黑地，一方不投子认输，另一方决不罢休；有的肩并肩在校园的林荫道转悠，交流见闻和思想，增进友谊，自在逍遥；有的到操场上跑步、打球、玩单双杠，练习跳高跳远……本着各自兴趣爱好，红脸出汗，强身健体；有的躲到僻静处，尽情地叽几嗓子，高歌一曲，释放能量，快活无比。

最喜欢周末学校放电影。周末的晚上，只要天公作美，学校一般情况下都安排放一场电影。放映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食堂门口，有时在大操场，有时在篮球场。放的片子大都是国产片，有新近摄制的，如《小花》《大河奔流》《庐山恋》等；有建国前拍摄的，如《七十二房客》《马路天

使》等；也有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如《孤胆英雄》《大浪淘沙》《桃花扇》等。课外活动期间，只要看到雪白的银幕高高挂起，同学们便奔走相告，深怕错过了观赏机会。傍晚时分，同学们肩扛座椅，陆续向放映场集中，自动坐成一排排，翘首等待放映时刻的到来。放映时同学们都集中精力观看，没有人交头接耳或开小差，更无人高声喧哗，随意走动，放映场秩序井然，大家的情绪都随着剧情变化而跌宕起伏。看完电影，回到寝室，展开剧情讨论，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相互启发，收获多多。

下晚自习，回到寝室，有的说一段不荤不素的笑话，逗得全寝室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有的练一套长拳，有的玩几把吊环，有的举一哑铃，用不同的方式活动筋骨；有的洗洗脸和脚，早早地躺在床上看书；有的窃窃私语，说着悄悄话，显得十分神秘……总之，五花八门，难以尽述。熄灯铃一响，纷纷上床休息，陆续进入甜美梦乡。

师专的两年时光，在我的人生长河中只是一瞬，虽然短暂，但在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方家方、张盛彬、徐昌州、沈慧君、李家训、黄昌年、徐锡君、丁士楠、王政、孙学文等十几位恩师的音容笑貌时时在脑屏上浮现，其谆谆教诲，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让我经受住风雨的考验，持续上坎爬坡，步入人生坦途，大恩感激不尽。与几十位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同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的模范言行，激励我积极向上，乐天自命，走好人生路，无怨无悔。

师专是炼技场，师专是大熔炉，师专是加油站，师专是智慧星，师专是温情坊，今生今世都是我的念想，即使进入梦乡，也不会相忘！



2002年刚到苏南就有老乡建议我说，混在长江三角洲，你最好学会吴侬软语。

问何以然？答曰，少受富裕的苏南人歧视。

很显然，这话是有道理的。只可惜，我在苏南工作多年，依然没能熟捻苏南腔。虽然话该如何说心里清楚，但出了嘴边就不是那个味了，如同唱歌，心里想着那个旋律，一旦出口调儿就跑几里地以外，让人家一听就说得很慢。

慢得很，当然就不是苏南话。对此是否让人瞧不起？我倒没刻意在意过。既然说着别扭，索性就说土生土长的六安话，带着淠水的晶莹和清明，说得利索，思维也像河流一样畅快。遇到实在听不明白的主，我就把语速硬生生地往“慢”里去调，结果说出的话，像是从一台电量严重不足的收录机发出的声响，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人在他乡，带着乡音流浪，走到哪哪都脱不开肉身，这是真的。茫茫人海，有了乡音，人就有了标签。往大排档里一坐，两句话一说，就有人望过来，“师傅，您是六安人吧？”生活就像一锅汤，此刻，明炉里仿佛再添了几节炭，锅里和心里顿时热腾起来。假如碰到老板也是同乡，那么就会受到较之其它顾客更多的关照，酒就喝得格外畅快，一边喝着一边还把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的乡音纠集到一块儿，面对老乡，不管熟悉不熟悉，关于云露街、关于老淝河、关于月亮岛、关于火车站等等，等等，将憋屈在心中的乡情和乡音一古脑儿倾泻出来，醉就醉呗，多大的一个事呢？

完了，伏在酒桌上甜甜地进入一个梦。20世纪90年代，苏南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0年以后，大街上人来人往，蚂蚁似的稠密。除了相貌服饰及肤色之不同，语言也特别杂芜，抛开外语不说，单说汉语，南腔北调的方言就几乎能囊括了一个泱泱大国。

入乡随俗，本地话当然是主流。遇到同乡人占有一定比例时，那个地方的方言偶尔也会成为聚会语言的主宰。三五成群聚会，天南地北，熟识的带来陌生的，两杯酒一端交际圈子就有了扩张。人说，现在的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朋友经济，这世道不广交朋友哪成？于是，款款而坐，酒酣耳热。一投机，就觉得彼此格外亲切了，都哥儿们了，都肝胆相照了。可现实往往很残酷，一个电话打进来，瞬息就改变了眼前的一切，有人掏出手机接通后“呜里哇啦”说个不停，那个笑哇，那个双手比划哇，你便是一句听不懂，傻子一样看着人家手舞足蹈。

此刻，你觉得被哥儿们玩了吧？被朋友晾了吧？就像在兴头上突然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透心地凉，格外地醒。

这样的情形还好些，要是在座的有本地人，有外乡人，还有同乡人，人家跟你说普通话，跟本地人说本地话，跟同乡人说同乡话，游刃有余，循环往复地转换，你的心情又如何呢？这挺像眼下的QQ群和微信群，一会儿有人把你请进来，一会儿又有人将你踢出去，反反复复，搁着谁都会骂娘。

2008年雪灾，高速封闭，故乡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眼看着“年”就近了，心情极度郁闷，整天趴在网上，无意中误撞进一个QQ群。这个群里清一色都是六安人。这些人就像老淠河两岸蒲公英的种子，飘啊飘，飘啊飘，飞落进深圳、上海、北京、江苏，并在那里扎根生长。临近年关，大家都约而同地关注起交通来。于是，这个QQ群就成了交通信息交流的平台，成了大家一解乡音之痒的平台。对话框里的文字，全都是煞费苦心打出的方言原韵，虽然字面上看起来不雅，甚至有些怪异，实在找不到近似发音的字，也不肯苟且，汉语拼音替代——

“你要是晓得车通了跟我讲一声可照？”
“怎不照来？麻个晓得了就跟你讲。”
“那真难为你。”
“败客气。”

聊对味了，彼此就留了手机号码。想家时随便拨通一个，亲热得招不住，家乡话一说就是十几分钟，隔着空间，不难感觉到这种语言饕餮的快意，越是高兴或激愤处，越是要说家乡话，否则，所有的表达都不到位！

2000年去北京，在人头攒动的首都街头，我一口随意的家乡话，险些让一个在外闯荡多年的大男人悄然泪下，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感触，接下来，当我以流浪者的姿态在苏南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城市里为生计奔波时，面对偶尔传来的乡音，总是情不自禁。

也有人认为，安徽，尤其是六安南乡一带的方言太俗，山音过重，并将其当作文明程度不高的表现，不利经济统一协调发展。说这话的人恰恰又是地道的六安人，九几年在苏南谈了朋友成了家，摇身一变就成了新苏州人。按说眼下的六安建设很不错啊？为何有这自卑之心呢？我不知道这个老乡为何如此鄙视乡音，也许在他心目中，撇开了乡音，也就意味着撇开了家乡过往的愚昧与贫穷，撇开了昔日老淠河的洪荒和云露街胡同的逼仄……

当然，我曾经也是这样，试探着用蹩脚的普通话略带怯意地与人交谈，时间久了，慢慢也就说得顺畅了。我原以为，多年不说家乡话了，到家可能很有一别扭，而事实上，车一过长江，我的话音自然而然就回归到以前的生活轨道上来。

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乡音始终在我的血脉里流动，就像老淠河的水，日夜流淌不息。

乡音如水

流冰



流冰	文/图
回乡经过公交站 邂逅这些竹艺品 想起故乡的竹器社 那得翻老话 眼下没多少人记得了 几十年前的集体合作社	好在篾匠还在 好在竹林也还在 它们青 它们黄 它们的乡愁 早已青黄不接

散文

愿时光待你好

郑策

老妈今年75岁了，她时常回忆当年去庐江县盛桥镇上陈村的情景。一个年轻的姑娘家，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农村，那种紧张和惧怕可想而知。然而老妈是幸运的，遇到了朴实、厚道的上陈村人，他们无私地接纳了她，保护了她，她也由此和上陈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她心心念念想着要回去看看，但因为很多现实的原因，却总也不能成行。在与上陈村告别五十三载后，为了圆老妈的心愿，我们陪她踏上了寻访的路途。

当汽车驶进那个标示着“上陈”的村庄时，一切早已与老妈昔日的记忆对不上了，她站在路口张望着、犹疑着，一如当年第一次站在村口那般手足无措。恰在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农家老妇，热心询问我们要找谁。老妈告诉她自己的名字，她一下子激动起来，拉过老妈的手，高声喊起来：“你是淑珍啊，我是张民英啊，当年我们一起下田干农活……”斯时，金风吹送稻花甜香，鸟儿在树梢欢快地鸣唱，两位紧紧攥着手的老人在时空的交错里，仿佛回到往昔，她们应该看见了彼此当年青春的模样，梳着粗黑辫子的姑娘……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中午，张民英老人还邀来了几位当年的故人，陈兴田老人和昔日生产队的女队长

散文

秋风吹过玉米地

周长芸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仲秋时节的凉风一起，地里的玉米就该收了。

挑一个晌晴天，备好编织袋，推上地排车，去埠顶收玉米。村里的玉米地种得集中，都在埠顶上。

走近秋天的玉米地，一股清甜扑面而来，那是蜡熟期的玉米甜香。这香气如此浓郁，四面八方将人团团围裹。

上了田埂，学着父亲的样子，摸一把玉米的苞叶——原本的翠绿欲滴如今已松软泛白。剥开来，一排排玉米粒皮如蜡染，粒粒饱满。

父亲说：“熟了。掰吧。”

母亲就开始上手。

我站在窄窄的垄间抬头望天。天是湛蓝湛蓝的颜色，高远悠远，两边是比我还高的玉米秸。

母亲走在我前面，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时传来。她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田埂上满满都是她掰下的玉米棒子。我跟在她后面掰她落下的。父亲在我们身后用镰刀将掰过的玉米秸一株株砍断，留下根茬。

快到晌午时，看着身后已经匍匐倒地的大片玉米秸和田中立着的一列列玉米根茬，就很有成就感。美中不足的是，手腕被长长的、粗糙的玉米叶子擦得火辣辣地疼。父亲喊我去地头喝水，到白杨树底下歇一歇。他和母亲继续走进玉米地里掰玉米。

我坐在地头无聊，就拿玉米棒子玩，揪着上面棕褐色的玉米须编小辫。编好了，扎一圈，成一个漂亮的麻花辫。

田下有蟋蟀的撩逗声：“唧唧吱……唧唧吱……”短促而响亮，这是它们的欢歌呀，吃饱了玉米杆的汁液，一只只吃得肚子滚圆。

我足够了，就去砍倒的玉米秸秆底下逮蟋蟀。抽一根狗尾巴草作绳，不大会儿工夫就能逮一串。这时节的蟋蟀抓来在油锅里一炸，别提多香了。

最盼望的是烧玉米。我看父亲和母亲

也在歌着了，就跑去跟父亲说，想吃烧玉米。父亲笑着找一块开阔的空地，清理一下杂草，点一堆篝火，再捡几根干枯的树枝，挑几个鲜嫩的玉米，用树枝串起来，架在火上慢慢烤。

我在旁边坐着等。秋风吹过来，将火的暖意扑到我身上，却并不觉得热。鼻尖嗅到的，初始是植物燃烧时特有的香味，随着秸秆燃烧的噼啪声，玉米烧熟的焦甜香紧随而来。我相信，这香味，世间无人可抵挡。顾不得烫，心急的我从树枝上撷一个烤熟的玉米下来。对于上面的一片焦黑，嘴巴对着噗嗤吹一下就算完事，赶紧将其塞进肚里才是正事。野火烤过的玉米，外面的部分嘎嘣脆，连着棒子的内层部分却是嫩嫩的，还带着新鲜玉米的甜香。

这是秋收时节里，世上最好的美味。吃完了玉米，嘴巴，手上已经全是黑的了。父亲看着我的样子嘿嘿笑，说看看这是谁家的馋猫长了胡子。母亲赶紧拿了水帮我擦。

夕阳西下时，父亲母亲将一袋袋的玉米扛上车子，用绳子扎紧捆牢。父亲在前面拉车，母亲在后面帮忙推着，我跟在旁边一路走一路跳，提着我捕到的蟋蟀，等着回家让奶奶给炸上一盘解馋。

埠顶上的风大，吹得田间仍立着的玉米秸嘎吱嘎吱地响。落日熔金，将西天的云霞染得一片金红烟紫，油画般绚烂。父亲母亲将这一年的庄稼，也被这霞光晕染，成了红彤彤的。

岁月如梭，三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当时只是寻常的旧时光，如今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回忆。现今，秋风吹过玉米地，又到了各家各户忙着收玉米，忙着颗粒归仓的日子了……



把那深情献给您

杨 旸

的小船慢慢划行，这种感觉也倒是惬意。就这样走走停停，着实是走不动了，还是没逛完，于是往回走。路过银锭桥时才发现这附近有很多的酒吧，虽然没到夜幕降临，里面也坐上了三三两两的人，从门外望去，里面已经热闹异常了。

从什刹海出来一路豁达，见游人都往一个方向走，跟着大部队，我和朋友又来到了南锣鼓巷，那时候已经不早了，走马观花地逛了逛，没有买什么东西，已经感到疲惫的我们，却还是对这北京的老胡同充满了兴致，小小的胡同里靠边停满了车，街坊邻居的闲聊，相互追赶的孩子……让这游客喧嚣之地也有了生活的烟火气，而闲适间不觉夜幕已经降临。

第二天还是夜色浓烈的凌晨三点，我便早早起床，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朋友一起出了酒店。在浓郁的夜色中匆匆奔走，不多时忽见到一片豁然开朗，我终于来到了升起的圣地——天安门广场，今天我将在这里国旗升起的方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时的天色尚早，黑漆漆一片，但广场上的人却已经熙熙攘攘，每个人内心对祖国的热爱在此时此刻都得到了升华。当凌晨5点42分，国歌奏响之时，我眼见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伴随着太阳同时升起，我真挚且坚定的目光里映射出我内心的热爱，我感慨自己终于站在这祖国的中心，看到了这面国旗的冉冉升起，看到了她迎风飘扬，这就是我

心中的永恒圣地呀，一种莫名的归属感油然而生。我的家乡在相隔千里之外的远方，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当站在这里时，内心却有一种熟悉且亲切的感觉，这就像是一种共鸣。作为骄傲的中国人，不论在哪，伟大的首都北京永远都是我们内心的圣地！这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牵挂。就像是现在，离乡千里之外的我每时每刻也都在想着我的父母、我的爱人和我那将要出生的孩子，可爱的人儿，此时我也是多么想您。你出生在这伟大的国家，你也将伴随着我们的祖国更加富强，你也会像我一样把这里当作你心中永恒的圣地。

想到这里，看着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我订好了返程的机票，加快了我回乡的步伐。不过此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一段时时间，让我可以漫步在那红墙碧瓦间，在那岁月沉积的青石板上留下匆匆的印记。

终于还是到了这次离开的时候，当那飞机在首都机场轰鸣起飞之时，我又看着那窗外的偌大北京，心里默默念着：北京，再见！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885541@qq.com